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三・經部・春秋類

穀梁申義一卷 王闕運撰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釋范一卷起起穀梁癘疾一卷 廖平撰 廖宗澤補疏

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存卷一至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宋]張洽撰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五卷 [明]呂柟撰

268/101

穀梁申義

王闓運
撰

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光緒十七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〇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穀梁申義

光緒十七年
秋七月刊成

穀梁申義序

記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莊生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辨自魯哀以來微言絕矣五家爲師三傳遂昌先漢以公羊爲正副以穀梁參以左氏自晉至今左傳盛矣鄭康成名世大儒其釋記文尙誤以左傳爲春秋況杜預之徒乎言穀梁者唯麋范傳于博士及唐唯用范氏今頒學宮范爲先師晉代不以專門說經號爲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夫傳述聖言不能無瑕然穀梁子私淑仲尼親研異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受經授義義同君親入室操戈昔人所傷說傳疑傳後生何述徒令蔑師法侮聖言因緣抵隙六經皆譌自趙宋及前明流禍烈矣余推測經文本傳公羊泛覽二傳各得其趣左氏專於史離經別行其體卽

司馬本紀之準也聞駁意殊不關春秋其有得失比之遷固乃三史之學非六經之誼已別條辨著于當篇至于穀梁依經樹義其有離合難審其由後人見公穀之異同疑二傳之所受樂左氏之事實曲春秋以從之故有赴告則書陋同朝報月日無意隨其刀筆或又悉廢三傳妄作褒譏亂其詞亂其事而春秋亡矣今唯明公羊不足祛惑輒以淺學更

申穀梁務推其立說之原期于不亂而止諸例增減舊注已詳茲但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以穀梁儒者之論可爲世范故以授大女使它日傳之尔同治八年秋七月乙未序

穀梁申義卷一

湘潭王闈運著

隱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

申義曰公羊以爲仲子桓母今云惠母者先師相傳有母以子氏之說以僖公成風既受僖母惠公仲子必是惠母也穀梁子未親聞微言但受大義凡人代年世史家所重儒者所畧春秋不嫌同詞同號公羊親受聖傳故知爲桓母穀梁直以詞事相比以爲惠母世次雖舛然足張嫡庶之義破母以子貴之誤說固無害於說經也

隱元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 來者來

申義曰公羊以爲奔益天子綏內諸侯無朝侯國者今以爲來朝亦是比州公寔來之事明同爲來朝也取足張

隱二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傳 夫人

申義曰公羊以爲隱母今以爲隱妻者既云隱居攝攝子無爵母之義不得稱夫人以事比之必君妻也公羊親受聖言故知爲隱母隱讓不立而母稱夫人桓母貴反稱仲子啟羽父之邪心召桓公之逆謀故聖人著其薨去其葬以示由來之漸此則

之子服期然不為後不得有祭故申其服
既父在服大功期雖父歿女君亡不容加
至三年以卑賤不得申故父在亦不過厭
進退之理當如此耳舊以慈母如母亦不
為後者之服今以立宮別祭恩禮隆重故
推禮意女君亡妾子得申三年也祭雖別
立宮必傍廟宮故必附祖以別昭穆若也
祖以上世嫡相承則無所附宜附祭也若
庶子則罷其祭瘞其主故曰不世祭也若
庶子以下無廟者宜祭寢其母所居之寢
帝詞疑亦稱女君也凡厭者父在則然若
官子期之母從官則不用大夫庶子至國或有
庶子申本以制當同父卒可申三年也夫
無嫌非云死今父妾子別有國府居處之

禮既無所嫌其母外出已不體君上無所
厭情自可申至於立廟上配祖考思有遠
近不容至孫以妾賤德薄故也仲子之廟
宜在惠公時立今據歸昭在元年知仲子
卒在惠公時立今據歸昭在元年知仲子
謚平王崇禮諸侯仲子卒在元年知仲子
實公之喪而求謂之既望文為說豈非事
取他說別出己意公羊以為兼之非禮左
氏以為子氏未薨與穀梁絕異范乃云因
惠歸仲則惠公仲子復非子氏其母又因
無證疑於未死故云妾子為君方得證今
卒在前故不證禮無明文皆意造耳推殺
梁之意仲子不證成風有謚自由當時事
殊仲子不葬自由在春秋之前故傳
文云志不及事若左氏以夫人子氏似即

仲子故造未薨而昭之說揆之情事必不
若彼左氏書法先儒通識以為皆劉歆以
論已久今不致辨也

隱七年 滕侯卒 傳 滕侯無名少日世子長日

申義曰公羊以為微國不名注所傳聞之
世遠也今以爲無名者莊卅一年薛伯卒
僖卅三年杞子卒並不出隱八年夏六月
辛亥宿男卒日下宜別出隱八年夏六月
之則此五不名不日者比事相同是無
名歟道也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日而不名微國之義具公羊箋

隱八年 夏 辛亥宿男卒 傳 宿微國也未能

中義曰公羊無傳當與滕侯同盟故男卒也
狄無名者既特書日故知與滕事異也上
經書及宋人盟于宿傳云宿邑名也邑者
附庸之稱附庸同盟不書宿為附庸亦不
得顯故特起例書其卒而不名以明之宿
既非夷故從正卒卒而不名事無可比因
上經盟于宿而推之知以微國不同諸侯
則凡附庸不書皆可見矣左氏有赴告方
以解之說眾所習聞乃引

隱九年 春 天王使南季來聘 傳 聘問也聘諸
聘之義案記曰天子制諸侯三年大聘比

年小聘禮經聘禮列國之事賓主之禮天子
 雖微序于諸侯但有問歸賑賀慶致禴王人
 之禮車逆拜辱車逆以相敵今來而用相朝
 無所施若訝賓入次旅擯迎賓門內問君
 勞賓全用列國之禮則衰越王人失禮莫
 大故聘禮一篇無王人之文假有聘禮何
 容問不及大行人諸侯所得時聘天子自
 及賜車服之儀耳不有所持如聘天子自
 天賜使來而用聘儀與待聘禮也周禮用
 故書天子使來而用聘儀與待聘禮也周
 自知非正公羊不譏者本新國同比事觀
 有在儒非久矣說不取王魯故傳曰石尚
 書春秋聘禮石尚自可請行禮于魯也請
 服若聘禮石尚自可請行禮于魯也請行
 矣經書王使來聘者七隱七年冬天子使
 凡伯來聘未及國而見執事無所議故重
 戎衛而巳恒四年夏天子使宰渠伯糾來
 聘五年夏天子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
 天來聘宣父來聘僖三十年冬天子使家
 父來聘宣父來聘僖三十年冬天子使家
 謀非正可知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傳曰
 不正外交則祭叔自來行聘非王所使也
 或者歸賑使士則問問亦不使大夫今
 七子皆大夫使大夫來則不用問禮而又
 聘禮假以聘使待
 之故云聘非正也
 桓四年無昭十年有二月甲
 申義日范甯云宋公成卒不書冬
 傳云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

穀梁申義

年莊元齊師遷紀邾郚郚傳日遷紀于邾郚
 也若無秋冬二時及十二月無冬必有傳
 明其義今并無傳則作傳時有二時及冬
 明矣蓋先師欲比附
 公羊刪削以求合耳
 年桓元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申義日范駁何君以天王與王舊史有詳
 畧夫子因而弗革謹案凡因史文者如夏
 易知故歧其文類也若王與天子天子其
 桓無錫王公命無天日八年秋七月天子
 伯來錫王公命無天日八年秋七月天子
 公羊傳日元年春王正月天子何也見一
 矣何君說相通以見刺議是則得書元正
 則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三月王使
 毛伯及此經皆不稱天成八年稱天子不
 待學者之此與穀梁惟發一傳以例其餘
 意義而無比證故先師亦不敢說也范以
 出居于鄭及任叔之子家父求車等例去
 天之非鄭稱天之非喪此三者失自顯見
 若錫命含葬禮有常經不去天云何以知
 刺傳明言桓無王今來錫命不可云天錫
 榮叔毛伯仍稱王而元王之義文無天故
 也春秋凡三錫命獨成稱天子傳言見一
 于稱說具

鄒

申義曰鄒鄒即紀後遷之邑故國之或
日齊師遷之非紀自遷公羊以為取邑義
本相通范以有別國名鄒鄒與紀俱為
齊所遷則當再書齊師又乖復見之文非
也

莊三夏五月葬桓王 傳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

取尊卑者

申義曰此明不書葬天王而書葬王也天
子尊稱非通號故不言天子而曰天王
謚稱王足以著統其曰母之子者即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以子氏者也妾卑故取子
為稱子亦卑也天尊故係天不申其尊王
自至尊無取天也范云眾人

稱母子詞無所施未合傳意 傳其國者不使小人

莊四紀侯大去其國 傳其國者不使小人

申義曰公羊以為襄公諱賢襄公之復

讐此云小人之公羊賢襄公取為魯莊不

復讐之云小人之公羊賢襄公取為魯莊不

賢故特言大去耳非謂紀侯不賢也齊紀俱

師滅紀紀賢齊非賢宜如鄒子嬰兒謹日

也然傳云齊侯小人則無賢齊之義事異

公羊而不書日月亦不惡齊云小人之義事異

紀賢而言非必絕齊甚于他滅可互通也

何廢疾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
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夫去者於齊滅之不
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
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釋曰商臣弑
其君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也江六之君又
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
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今
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鄒以變
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公之惡是乃經也非
者自多矣申義曰何論義難答猥以經傳
六非賢皆是也鄭曰何論義難答猥以經傳
游詞拒之何若經自不縱惡何能知穀梁
傳異說乎今釋何難直以襄公非惡故變
言大去若直書滅明非小人也

莊六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王人卑

之名也

何廢疾曰稱子則非名也鄭釋曰王人賤

者錄則名之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

之則子突為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為字誤

不申義曰傳以子突係王人之下明其非

字蓋突是王字子之未爵者故以子冠名若

實稱字不得加王人也突既王字未爵不

可稱王字突又不可云王突復不可單舉

突比之之王人及石尚王子瑕之例知當以

貴之之故書名實微故書人鄭以子突

操戈也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傳當可納而不納齊

之戰不諱 何廢疾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
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
鄭君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
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
糾讐當可納則不納不復讐也至於伐齊納
也申義曰公羊以乾時之戰不讐不義不相
敗也穀梁以爲惡內者春秋經前論誠如鄭說
之法儒者所不能傳即事而論誠如鄭說
范注疑傳或失之不能傳即事而論誠如鄭說
此經之義顯與傳違今所不取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傳肆失也

災紀也失故也爲

申義曰公羊以爲議始忌省謂哭辟子卯
也今以爲失大災爲大赦者案上下既無
水旱之文而在夫人薨葬之聞夫大赦然後
皆無貶而著此肆眚之文故知大赦然後
除文姜之罪若在薨前即嫌天子赦之今
在葬前是莊公欲葬母而諱恩以說國人
也堯典云眚災肆赦康誥云乃惟眚災告
之爲罪名經典無異赦而後葬直書其事
足明莊之念母忘讐亦足以張大法矣災
紀也也古邪字弟問赦令常事告災亦
須紀邪答云失故也言以失罪故紀之也
文姜罪不可赦今肆大眚爲故失有罪故

特書之傳中也當作邪者凡有數處范不
識也之爲邪而云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
之今夫之者以文姜之故二句

文義隱難通經傳無此詞也

三莊二十二年春祭叔來聘 傳故不正其外交
申義曰公羊無傳何君以爲天子下交小
人故不稱使今知貶外交者隱元年祭伯
來與此相比明祭以褒內諸侯隱元祭伯
前稱祭伯知爲諸侯此稱祭侯侯祭侯是
也周祭伯知爲諸侯此稱祭侯侯祭侯是
來是祭伯入爲公祭伯來是祭侯侯祭侯是
叔者蓋未受封而先爲大夫也其本封祭
行朝禮又非受命而來使爲大夫也其本
正之詞言之故直書來聘明無所聘諸侯
祭伯也何廢疾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

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

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無自來之

意今祭叔不以見之是也范以外交不得王

命來故去使以見之是也范以外交不得王

之名若果襲封不得舍伯而稱名此祭叔

自是以祭氏非諸侯也諸侯來不得言聘

四莊二十二年春赤歸于魯郭公 傳赤蓋郭

申義曰公羊亦云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
公二字先師所殉記非經文大字也郭
本宜云郭公赤歸于曹故公羊云失地之
君穀梁云諸侯無外歸之義口相傳知
赤是郭公也若經文本有郭公二文傳不
須云蓋以疑之當云郭公者何赤也何以
言曹郭公云云今直問郭公者何郭公知
經文本無郭公也公羊傳弟子問郭公者

何承赤蓋郭公之下乃問師言非問經文
何君誤以曹郭公為經文穀梁經不誤也
莊二十曹殺其大夫 傳言大夫而不稱名

申義曰公羊以為眾不稱名今知是無命
大夫者以曹是次國羈已命大夫今復
有大夫記曰次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曹
羈之外制無命大夫公羊則以國君所命
亦得為大夫傳穀梁者誤以大夫即羈不
知二誼各異也傳云為曹羈崇明是因羈
而貴其僚友何

莊二十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
盟于幽 傳衣裳之會十有

申義曰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
前去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去貫與陽穀
非二傳之義也公羊曰遠國言江黃大國
言齊宋以為其餘莫敢不至穀梁傳同是
貫為大會穀梁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指
笏而朝諸侯公羊亦以為大會是陽穀亦
不可去而不論先儒以管仲不欲會江黃
遂去之以就九合鄭意數此十一會謂柯
一二鄭二兩剛權六貫七陽穀八首戴
九甯母十葵丘十一也兵車四會則鹹池
牡丘淮也欲就九合則去柯與葵丘以柯
乃伯始葵丘乃伯終也鄭以貫與陽穀不
數為九合蓋失之矣或者鄭本破先儒之
言故云不去貫與陽穀傳寫誤作去若鄭
本言去此二會則當云自柯至葵丘不必
云柯之明年葵丘以前也云明年云已前

足明二會當去范以非杏為一會不數柯
非杏桓尚未伯桓之信自柯始雖非合諸
侯而管仲功莫大焉不得以非杏伐柯也
史記云齊桓公伯于鄆則亦自柯之明年
始與鄭說同至論語本意自以異地為數
不取二鄆二幽與此傳十一會實無異也
莊三十齊人伐山戎 傳齊人者齊侯也其
年冬平山戎也則非

申義曰公羊以為貶今云善之者比下獻
戎捷稱齊侯知不為貶使若遣人足以制
戎不以侯敵戎也僖二十一年齊侯許男伐非
戎不愛之者以有許男在亦猶公不敵大
夫而諸侯同會盟則不嫌也公羊以為貶
者桓伐無罪之衛盡取紀邑又不能救邢
衛使狄滅之中國尚不治何暇敵戎穀梁
直論本事之善惡取其攘戎狄不妨為異

莊三十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內齊侯也
言使一年夏

申義曰公羊以為威我今知內之者比僖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不為威我
又威我不當言侯來獻故知內之若取部
取防歸于我亦不言使又齊侯自來當云
來朝今云來獻明是使人又不言使必是
內之公羊親受聖言比事屬辭知齊桓有
驕矜之心書侯
為貶義不相妨

莊三十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廢疾日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釋日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范云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去屬通不稱弟自其常例鄭君之說甯所未詳中義日牙弑子般公羊所傳穀梁未聞也此不日卒自是正卒鄭取公羊以說穀梁故與傳例異耳

年閏二 冬齊高子來盟 傳 齊侯使高子也

申義日公羊以爲我無君今知然者比屈完不稱使知權在高子也君不行使乎大則內大夫可敵諸侯

年僖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

獲莒挈 傳 內不言獲此其言申義日公羊以爲大季子之獲今以爲惡公羊者傳日獲者不與之辭公羊美惡不嫌同辭又穀梁所傳季子挑戰一人給而殺之棄師之道知以獲挈而後敗莒也信四年夏楚屈完來 傳 青茅之貢不至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 故周室不祭申義日史記封禪書管仲對齊桓公日古者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禹貢荊州貢包匭菁茅左思吳都賦職貢納其包匭劉逵注云菁茅生桂陽可以編酒給宗廟異物也管子輕重篇云江淮之縞間一茹三脊名日菁茹江淮亦作江匯故

云出桂陽也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與江淮匯均不

相許氏說文日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舊然則文日束茅縮酒之茅甸師所供禪乃用荊州菁茅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有則先叛楚不祭非不祭宗廟也常祭不

以楚叛而廢 豈足以責之 傳 桓盟不

年僖九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 日此何

以日美也爲見天 何廢疾日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

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釋日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

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申義日隱無正而元年有王此傳明始終之義

何君妄說不足深咎也 年僖九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 其君

云者國人 申義日公羊以爲未踰年君見殺之通稱不容有意外例今云國人不予者未葬稱子

君之可如宋子之殺世子母弟目君惡之之例

知是國人不知

傳 年秋八月大雪

傳 年秋八月大雪

穀梁設本不害何物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
何廢疾曰公羊書不害物言不雨也求索
穀梁設本不害何物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
設早而不害物何物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
有益而不得雨也早亦用焉得雨書明者
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能致精誠也早而
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七月是也
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
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
閱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
時久不雨而無災耳申義曰傳意顯於哀
元年秋大雩之傳彼云古之人重諸必待
其時窮人力竭不雨則無及之月凡雩者
非常之災也不雨則旱雨則喜而書雩凡
書不雨者不為災也鄭以常雩明此雩非
傳意也何以本不雩為難亦非也本不雩
亦不過為旱災公羊為王者設大法故須
明之穀梁但以言文不雨不得雨為重無
君之意所以言文不雨不得雨為重無
為此意即雨如湯而致七年旱自有一
成災何須屢書雩乎人君亦不以雩為賢
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 其日諸侯
敝辭也

何廢疾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
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
之邪鄭釋曰九年公會于葵丘公齊侯宋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
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
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而冬公子友如
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前固已歸矣今云諸
侯城緣陵也書聘則會前固已歸矣今云諸
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申義曰書諸侯本
無散義穀梁直以桓為伯而不專紀諸侯
非桓功故為德衰若盟葵丘會扈舉諸侯
者自是聚會之文救徐會宋
書諸侯大夫非此比也
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 夷伯魯
秋九月

卷一

七

申義曰公羊以為季氏之子今比單伯不
名外異不書之事知是魯大夫也公羊別
受師傳故
知為微者
僖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
敗績 傳 客不言及言

何廢疾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
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
直也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
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
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畧之也則自
相反矣鄭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
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
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齊事而伐
喪于禮尤反故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
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
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
戰爭舉兵故畧其先後申義曰經書戰言
及者十有五晉及楚于城濮晉及邲于彭
及楚于法衛及齊于新築季孫行父等及齊
于邲宋及鄭于大棘晉及楚于邲鄭于鐵
楚及吳于長岸齊及吳于艾陵惟莊二十
八年齊人伐衛言及不地其餘皆與此相
比此獨知是齊為主衛相以上書伐齊正與
以于伐與戰知衛為主賤齊而稱人此雖
稱師而以戰事由宋亦知是賤客也及者
我欲之齊喪而宋欲戰其賤可知公羊伯
所不傳也
僖十年冬邲人狄人伐衛 傳狄其稱人何也
伐衛所以 傳善累而後進之
救齊也
何廢疾日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
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
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
釋日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
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邲人伐齊夏狄救齊
冬邲人狄人伐衛為救齊可知故省文耳
事同義又何異申義曰何鄭皆非也文三

年冬處父伐楚救江二傳皆云伐楚以救
江明兵不至江但致其意故公羊譏其為
援何反為兩舉乎今此上救齊下伐衛正
是兩舉其事不一其義自異無為妄說
僖十九年 梁亡 傳梁亡也
申義曰出惡正者舊以為因有惡政而民
出亡今推無加損之意蓋如日卒正不日
卒惡之惡惡言惡亡正謂正亡也既不書
滅自當書亡不見梁惡亦非其正出二書
之外也鄭棄其師既非無加損也或者出
由上棄之故如其意亦無加損也或者出
當作由言由
政惡而亡也
僖二十五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謂之新宮則
近為禰宮以
謚言之則如疏之
然以是為閔宮也
申義曰公羊以為小寢此比新宮桓宮僖
宮之詞知是宗廟也不比襄楚宮者以凡
書災必舉重雉門尊故竝及兩觀得書若
但後宮災宣榭不足記載且比宋伯姬卒不言
宋宮災宣榭則以樂器所藏目之今若直焚
宮而不傷人則不得為災傷人亦唯以君
夫人世子大夫為重世婦以下與公羊異
則災死亦不書足明重輕所在與公羊異
僖二十一年 十有二月釋宋公 傳外釋何也此
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
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廢疾日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之為
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

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曰不與楚
 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言公與諸侯盟而
 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申義
 曰春秋書執而不書釋者有九晉文公執
 曹伯衛侯晉人執鄭伯莒子邾子晉厲公
 執曹伯衛侯晉人執徐子其戎曼子邾子
 皆滅邾子益為內執然惟此書釋事無可
 比故知釋曹皆不志此比楚宋平同以我
 志也晉釋曹衛我亦在而不書釋故知彼
 與晉此不與楚也會者外為主非以公有
 功明矣

僖三十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以尊遂
 年冬 言不敢叛 京師也

何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當言遂鄭釋曰遂固
 公命遂受命如晉晉不專言遂鄭釋曰遂固
 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言遂鄭釋曰遂固
 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命遂鄭釋曰遂固
 聘于晉尊周公來聘故公命遂鄭釋曰遂固
 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若公子遂自
 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
 謙同詞何獨不廣之乎申義曰公羊
 以為公不得為政今比成十三年公如京
 師遂伐秦非真如京不叛京師耳遂本如
 晉因使過周簡略已甚亦比公子結要
 盟言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歸父還自晉遂
 奔齊亦辟子齊父之臣也季孫宿遂入鄆
 亦辟宿自入鄆也凡言遂皆有所辟若無
 所辟即當為兩使之詞鄭以本使京師言

之似非 傳意
 僖二十二年冬十 傳司馬
 申義曰麋信曰子反當為子夷公羊云公
 子目夷左氏云子魚案爾正馬二目白魚
 一目白魚益多白眼故解字目部云取反省文
 子魚益多白眼故解字目部云取反省文
 耳夷魚益多白眼故解字目部云取反省文
 或者目傷多白眼也轉
 之傳則眾敗而身傷也
 何廢疾曰七月而死傷當言公不當言師
 成十六年楚子宋公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
 曰不言師楚子重於師也即成十六年非也
 二年虛言也即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

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
 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
 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
 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當持鼓軍事無所害
 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傳大辱
 申義曰傳言七月而死則重于楚子而鄭
 云事無所害也失之矣本書曰宋師敗者
 以公棄師致敗也楚子直身敗師未敗但
 以君重於師而云敗績
 故專以楚子為重耳
 僖二十二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傳茲父之
 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
 不教民戰則其失民何也以其
 何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
 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